

大甸子墓地再研究

朱延平

关键词：内蒙古赤峰市 大甸子墓地 陶器分期 墓区历时变化 祖塋

KEYWORDS: Chifeng City, Inner Mongolia Dadianzi Cemetery Pottery Periodization Diachronic Change of Burial Area Ancestral Burial Ground

ABSTRACT: The pottery artifacts found in the Dadianzi cemetery, including truncated waist-constricted Type A *li* vessels, pseudo-ring-footed jars, and handled or knobbed Type C *li* vessels, exhibit distinct chronological variation. Based on sequencing of these three pottery types, 180 tombs have been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The distribution of tombs across these phases suggests the following preliminary conclusions: in the northern area, the “ancestral burial ground” was established first, followed by other tombs surrounding the ancestral burial ground, and tombs on the periphery of the northern area were built last. Central area “a” began to develop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ncestral burial ground. Around the latter half of the central area “a” phase, central area “b” and southern areas “f”, “a” and “c” began to form sequentially. As these four areas became increasingly occupied, three additional areas, southern areas “b”, “e” and “d”, were subsequently established. Radiocarbon dating further corroborates that the later the phase of the tomb, the younger its age. Based on radiocarbon date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use of the Dadianzi cemetery did not exceed 200 years, and that the cemetery contains the remains of at least seven generations of the Dadianzi kinship group.

1996年出版的《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下文简称《大甸子》）集中报道了大甸子墓地804座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的发掘收获^[1]。其后，发掘者在论文和图录中又先后刊布了该墓地部分出土陶器的线图和彩色照片^[2]。由于当初条件有限，《大甸子》发表的图片不多，因此正式发表的研究大甸子墓地陶器排序和分期的著述至今仍不多见^[3]。至于大甸子墓地布局及其反映的社会结构等，则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如郭大顺“推测北区和中区开始早而结束早……东南区开始晚而结束也晚……整个墓地是中部早，周围晚”^[4]。傅罗

文（Rowan Flad）将大甸子的每座墓葬分为墓主价值（Deceased Grave Value）和仪式价值（Ceremony Grave Value）^[5]，“通过两种价值的比较来了解墓葬的功能意义以及当时的社会形态”^[6]。吴瑞满分析了随葬品之于死者年龄和性别的差异，强调“权贵丛葬区”主要集中在北Ⅰ区和北Ⅱ区^[7]。彭鹏对傅罗文所论类型值（Type Value）和墓葬值（Grave Value）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正^[8]。近来，王含元以K-均值聚类法研究大甸子墓地，提出“大甸子墓地由西北向东南……等级逐渐降低、年代渐晚”，这“可能与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由盛而衰的过程相关”^[9]。值得注

作者：朱延平，北京市，1001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意的是，郭大顺和王含元都提到不同墓域的形成可能与时间的先后有关。

本文拟在已发表资料的基础上，试析大甸子墓地部分出土陶器的序列演变，进而提出关于墓区分布的一点见解。毋庸置疑，这些解读仍需得到该墓地全部发掘资料的检验。

一、陶器演变

大甸子墓地出土陶器以鬲、罐类数量最多，演变规律也有线索可循。受发表资料所限，本文主要对这些典型陶器中的两类鬲和一类罐进行分式研究。陶鬲、爵数量虽少，但图片资料发表较多，亦可窥出某种演变规律，有鉴于此，以下的分析也包括这两类陶器。

矮体束腰A型鬲 《大甸子》划定的A型鬲，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尊式鬲，其主体与腹壁凹弧的尊非常相近，占大甸子墓地出土陶鬲总数的比例超过70%^[10]。A型鬲有瘦高和宽矮之别，A I~Ⅲ亚型属宽矮者（其他亚型中不排除也有宽矮者），其“宽与高之比多数接近3:5，或更宽”^[11]，此处当理解为宽高比不小于3:5。从发表的图片来看，这种宽矮的A型鬲腹壁凹束的位置多在器体中部（可称束腰），位于器体上部（可称束颈）的为数较少，如大甸子M905:7，本文称前者为“矮体束腰A型鬲”。

从工艺来看，《大甸子》划分的A I型鬲是同类器中最具匠心的，其实足跟是轮廓线凹弧的倒圆锥体，与其上袋足底部的接合过渡得十分圆滑，足跟尖则比较纤细，A I型鬲的“器壁为各亚型中最薄而匀的……全器较其他亚型殊现矮胖”。而其他“亚型的器壁都较A I型为厚，实心足尖都较

A I型为粗大”^[12]。相较而言，像A I型这样制作考究的鬲应该属于矮体束腰A型鬲最初创作时的经典式样，其他矮体束腰A型鬲应晚于A I型鬲。

此外，M726是大甸子墓地超大型的墓葬，墓葬规模和出土遗物都远超该墓地内的一般大型墓。该墓主为55岁以上的男性，故此很容易被理解为大甸子社群当时的至尊者，也很可能是最初葬入墓地的中心人物。该墓随葬的陶器制作都十分规整，其中3件鬲均为A I型。由此亦可佐证A I型鬲应是矮体束腰A型鬲中最早的式别。

综合以上分析，依据实足跟的制作及其与袋足的接合由繁至简的不同方式，可将矮体束腰A型鬲的演化序列排列如下。

I式：凹弧壁圆锥体实足跟，跟尖纤细，足跟与袋足底连接圆滑。此式主要包括《大甸子》的A I型鬲，以M726:5为例（图一，1）。《大甸子》的AⅢ3式鬲M459:1^[13]也应属此式。

II式：长圆锥体实足跟，跟尖粗钝，足跟与袋足之间显出一定的分界。以M371:7为例（图一，2）。可确认属此式的还有M305:3、M371:7、M603:2、M612:26、M838:1、M931:8、M1150:1、M1203:2^[14]，其中M931:8、M603:2、M612:26分别为《大甸子》的AⅡ2式、AⅢ3式、AⅣ1b式鬲，其余皆属AⅢ1a式鬲。

III式：长圆锥体（或长圆台）实足



图一 矮体束腰A型陶鬲

1. I式（M726:5） 2. II式（M371:7） 3. III式（M1204:1）

跟,足跟接入袋足底部后几乎不加任何修饰,两者分体明确。目前可确认的仅有M1204:1(图一,3),在《大甸子》中属于AⅢ1b式。

假圈足罐 《大甸子》将假圈足罐分为两型,其中Ⅰ型“肩腹部有附加堆起的宽弦纹横绕数匝”,Ⅱ型无此弦纹。Ⅱ型又分两式:1式“假圈足外表呈一直筒,足部腔内上下直径相同”;2式“假圈足外表下底直径大于假圈足外表上口,足部腔内直径亦随之上小下大”^[15]。这两式早、晚区别明确,排序亦合理。郭大顺在其研究中介绍的M878出土的假圈足罐,应属典型的Ⅱ型2式,同时他也指出“(此类)假圈足罐的彩绘明显简化而粗糙……应是本墓地最晚期墓的特征”^[16]。因而,在占假圈足罐绝大多数的Ⅱ型中,1、2两式应确有早、晚差异。Ⅰ型假圈足罐虽未分式,但从器形看,Ⅱ型两式的分式标准多半也适合于Ⅰ型。

罐类陶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平底罐。从已发表器物形制来看,至少M659:4、M666:10、M672:9、M672:11、M677:3、M706:11、M726:6、M756:3、M818:3、M853:8、M885:2这11件平底罐^[17]存在共同特点,包括小口,口、底径相若,广腹圆鼓,下腹向底过渡的壁面呈凹弧形。以这些平底罐下腹部为界,其上部分与《大甸子》Ⅱ型1式假圈足罐相应部分的形制十分接近。两者相比,假圈足罐的腹体较窄,且多数变浅,罐底及其连接的近底部腹壁变为假圈足。而假圈足无异于以更

凸显且简约的形式再现了“内凹腹壁”及“平底”的特征。由此可将这11件下腹内凹的平底罐视作假圈足罐的原型。综合以上分析,可将这些平底罐和假圈足罐分为先后演变的三式。

Ⅰ式:近底部的腹壁内凹,包括上述11件平底罐(图二,1、2)。

Ⅱ式:底部为直筒形假圈足。即《大甸子》的Ⅱ型1式假圈足罐,以M771:3、4为代表(图二,5、4)。

Ⅲ式:假圈足为上小下大的圆台形。即《大甸子》的Ⅱ型2式假圈足罐,以M33:2为代表(图二,3)。

带鋡或凸钮C型鬲 《大甸子》中的C型鬲即所谓直筒鬲,“多半在筒腹口沿下有凸起的瘤钮,或环形耳”,被分为两式^[18]。《大甸子》发表的图片中,带鋡或凸钮的C型鬲有8件^[19],其后在研究文章中又刊出了M16:2、M82:1、M611:1、M658:3、M878:3这5件鬲^[20]。根据袋足的瘦长与宽短、袋足间裆尖的高低差异,可将这13件鬲分为两式。

Ⅰ式:袋足瘦长,裆较高。以M1239:1为代表(图三,1),属此式的还有M7:1、



图二 假圈足陶罐

1、2.Ⅰ式(M726:6、M677:3) 3.Ⅲ式(M33:2) 4、5.Ⅱ式(M771:4、3)



图三 带鋡或凸钮C型陶鬲
1. I式 (M1239:1) 2. II式 (M387:5)

M16:2、M31:3、M612:16、M658:3、
M658:4。

II式：袋足宽短，裆较低。以M387:5
为代表（图三，2），属此式的还有M72:
1、M82:1、M611:1、M878:3、M1010:
3。

I式的7件鬲出自6座墓，其中M1239内
不见陶假圈足罐，其余5座墓均出有本文划
分的II式陶假圈足罐^[21]。II式的6件陶鬲出自
6座墓，其中3座墓不见陶假圈足罐，其余的
3座墓M72、M611、M878都出有本文划分
的III式陶假圈足罐。据此可知带鋡或凸钮C
型陶鬲的II式要晚于I式。

鬲 《大甸子》介绍墓地共出土陶鬲
12件，分别出自12座墓，已发表图片的有10
件。这10件鬲的桥形把手下端的位置高低有
别，依此可分两式。

I式：把手下端位置较高。以M726:8
为代表（图四，7），属此式的还有M666:
7、M672:8、M677:2、M706:12、M818:
4、M905:9。

II式：把手下端位置较低。以M931:10
为代表（图四，8），属此式的还有M612:20
（图四，9）、M713:9。

爵 《大甸子》介绍墓地共出土陶爵11
件，分别出自11座墓，均与陶鬲同出，已发
表图片的有9件。依据桥形把手下端位置的

高低，分两式。

I式：把手下端位置
较高。以M931:11为代
表（图四，11），属此式
的还有M666:8、M672:7、
M706:9、M726:9（图四，
10）、M818:5、M853:9、
M905:10。

II式：把手下端位置
较低。目前仅可确认的是
M612:19（图四，12）。

二、陶器分期

M726、M931、M612、M878内出土主要
陶器的材料均已发表，M1204内出有目前可
确认的唯一一件III式矮体束腰A型鬲。以这5
座墓为基础，可初步确立矮体束腰A型鬲、
假圈足罐、带鋡或凸钮C型鬲以及鬲、爵等
陶器各式的组合关系。据此可大致将大甸子
墓地出土的陶器分为三期，第二期又分两段
（参见图四）。

第一期：典型陶器有I式矮体束腰A型
鬲、I式假圈足罐、I式鬲及I式爵。墓葬
以M726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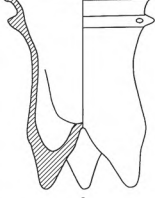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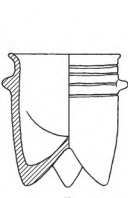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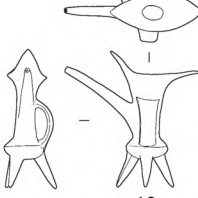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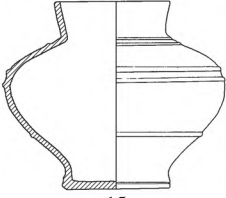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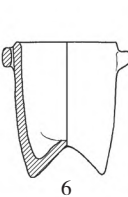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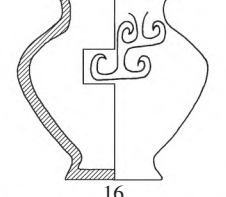
第二期：典型陶器有II式矮体束腰A型
鬲、II式假圈足罐。此期分两段。

早段：还有I式爵，新出现II式鬲。墓
葬以M931为代表。

晚段：新出现I式带鋡或凸钮C型鬲、
II式爵。墓葬以M612为代表。

第三期：典型陶器有III式矮体束腰A
型鬲、III式假圈足罐、II式带鋡或凸钮C
型鬲。墓葬以M878、M1204为代表。

关于III式矮体束腰A型鬲的期属，需
作一点说明。M1204共出土3件陶器，其中
M1204:2为素面红陶罐，在《大甸子》墓葬
登记总表二中被称作“乙罐”，属于大甸子墓
地“乙群陶器”的6件陶罐之一^[22]。该墓附

		矮体束腰A型鬲	带鋈或凸钮C型鬲	鬻	爵	假圈足罐
第一期						
第二期	早段					
	晚段					
第三期						

图四 大甸子墓地出土陶器分期图

1. I式矮体束腰A型鬲 (M726 : 5) 2、3. II式矮体束腰A型鬲 (M931 : 8、M612 : 26) 4. III式矮体束腰A型鬲 (M1204 : 1) 5. I式带鋈/凸钮C型鬲 (M612 : 16) 6. II式带鋈/凸钮C型鬲 (M878 : 3) 7. I式鬻 (M726 : 8) 8、9. II式鬻 (M931 : 10、M612 : 20) 10、11. I式爵 (M726 : 9、M931 : 11) 12. II式爵 (M612 : 19) 13. I式假圈足罐 (M726 : 6) 14、15. II式假圈足罐 (M931 : 2、M612 : 15) 16. III式假圈足罐 (M878 : 4) (1~5、7~15分别引自《大甸子》彩版一-2、图九三-2、图九四-9、图版一七-3、图九四-4、图九五-3、图九三-3、图九四-1、图九五-9、图九三-5、图九四-5、图九五-11、图九三-7、图九四-6; 6、16分别引自《大甸子墓地初析》图一, 1、2)

近的M1010亦随葬3件陶器, 除M1010 : 3为II式带鋈或凸钮C型鬲外, 也有1件“乙罐”(M1010 : 2)^[23]。通过对比研究文章中披露的M1204 : 2线图^[24]与发掘报告中M1010 : 2的照片, 二者形制相似。据此推测M1204当与M1010同期, M1204 : 1这件III式矮体束腰A型鬲亦属第三期。

三、墓葬期属与墓地历时变化

基于前述鬲、罐类典型陶器的分期, 可初步判断大甸子墓地180座墓葬的期属, 大致可分三期(表一)。

第一期: 共38座墓。仅出土第一期典型陶器。

表一 大甸子墓地墓葬分期及其出土高、罐类典型陶器统计表

期别	典型陶器的出土情况	出土墓葬	备注
第一期	仅出土Ⅰ式矮体束腰A型高	M401、M412、M421、M459、M645、M648、M657、M663、M673、M674、M684、M715、M751、M761、M762、M772、M782、M791、M792、M813、M827、M854、M855、M856、M857、M882、M886、M887	
	仅出土Ⅰ式假圈足罐	M885	
	Ⅰ式矮体束腰A型高和Ⅰ式假圈足罐共出	M659、M666、M672、M677、M706、M726、M756、M818、M853	
	仅出土Ⅱ式假圈足罐	M1、M14、M18、M20、M23、M38、M47、M51、M52、M77、M80、M81、M85、M251、M321、M343、M385、M386、M400、M442、M461、M469、M610、M635、M649、M691、M701、M713、M722、M732、M740、M771、M828、M840、M843、M859、M861、M876、M881、M905、M922、M1001、M1009、M1018、M1022、M1029、M1031、M1109、M1112、M1123、M1130、M1131、M1132、M1133、M1140、M1142、M1144、M1147、M1155、M1209、M1217、M1220、M1223、M1233、M1241、M1251、M1252、M1257、M1266	M732还出1件Ⅰ式矮体束腰A型高
第二期	仅出土Ⅱ式矮体束腰A型高	M305、M371、M603、M838、M1150	
	仅出土Ⅰ式带釜或凸钮C型高	M1239	
	Ⅱ式假圈足罐和Ⅱ式矮体束腰A型高共出	M931、M1203	
	Ⅱ式假圈足罐和Ⅰ式带釜或凸钮C型高共出	M7、M16、M31、M658	关于M7假圈足罐的式别参见注释[21]
第三期	Ⅱ式矮体束腰A型高、Ⅱ式假圈足罐和Ⅰ式带釜或凸钮C型高共出	M612	
	仅出土Ⅲ式假圈足罐	M8、M9、M12、M26、M27、M29、M32、M33、M35、M36、M39、M40、M43、M44、M50、M78、M79、M83、M103、M204、M206、M207、M337、M455、M502、M512、M619、M690、M702、M728、M738、M744、M759、M769、M1016、M1023、M1102、M1103、M1121、M1127、M1135、M1145、M1160、M1219、M1224、M1225、M1229、M1230、M1240、M1243、M1246、M1264、M1265	M43、M78、M79、M738、M1127还出土1件Ⅱ式假圈足罐
	仅出土Ⅲ式矮体束腰A型高	M1204	
	仅出土Ⅱ式带釜或凸钮C型高	M82、M387、M1010	
	Ⅲ式假圈足罐与Ⅱ式带釜或凸钮C型高共出	M72、M611、M878	

第二期：共82座墓。绝大多数仅出土第二期典型陶器，只有1座墓还出土1件第一期陶器。

第三期：共60座墓。绝大多数仅出第三期典型陶器，只有5座墓还各出1件第二期陶器。

上述各墓的分期主要依凭《大甸子》墓葬登记总表二中的陶器型式，出现个别偏差在所难免。但综合各方面考虑，若有偏差，应主要为本文划分的部分第二期墓实际上可能属于第三期墓。还需说明的是，《大甸子》“酌分墓地为一、二两期”^[25]。由于本文提出的陶器分式与《大甸子》不尽相同，故在判定墓葬的早、晚分期时也有一定差异，如本文划分的第一期墓M459在《大甸子》中被分为第二期，第三期墓M1103被分为第一期等^[26]。

结合以上墓葬分期可以分析大甸子墓地的历时变化（图五）。第一期墓集中在以M726为中心的北Ⅰ区，M885和M813与此区域近邻，M715、M459、M421虽与北Ⅰ区隔开一定距离，却分别为北Ⅳ区北半部、北Ⅳ区南半部、北Ⅴ区M339以东主要部分内体量最大的高等级墓，这些墓葬在《大甸子》墓葬登记总表一中被判定为Ⅰ级。由此可见，与北Ⅰ区范围大致相当的这片区域，应该就是大甸子墓地中最初埋置的墓区，可称为“祖茔”。此区以东的M715、M459、M421及它们的周边亦各自成区，这3座墓的墓主当是最先葬入所属墓区的至尊者，除M813外，北Ⅳ区和北Ⅴ区的其他墓葬中可确定定期别者均为第二、三期墓葬，是知这三块位于北Ⅰ区外围的墓区，极有可能是在大体相当于北Ⅰ区的这片祖茔行将葬满时另辟的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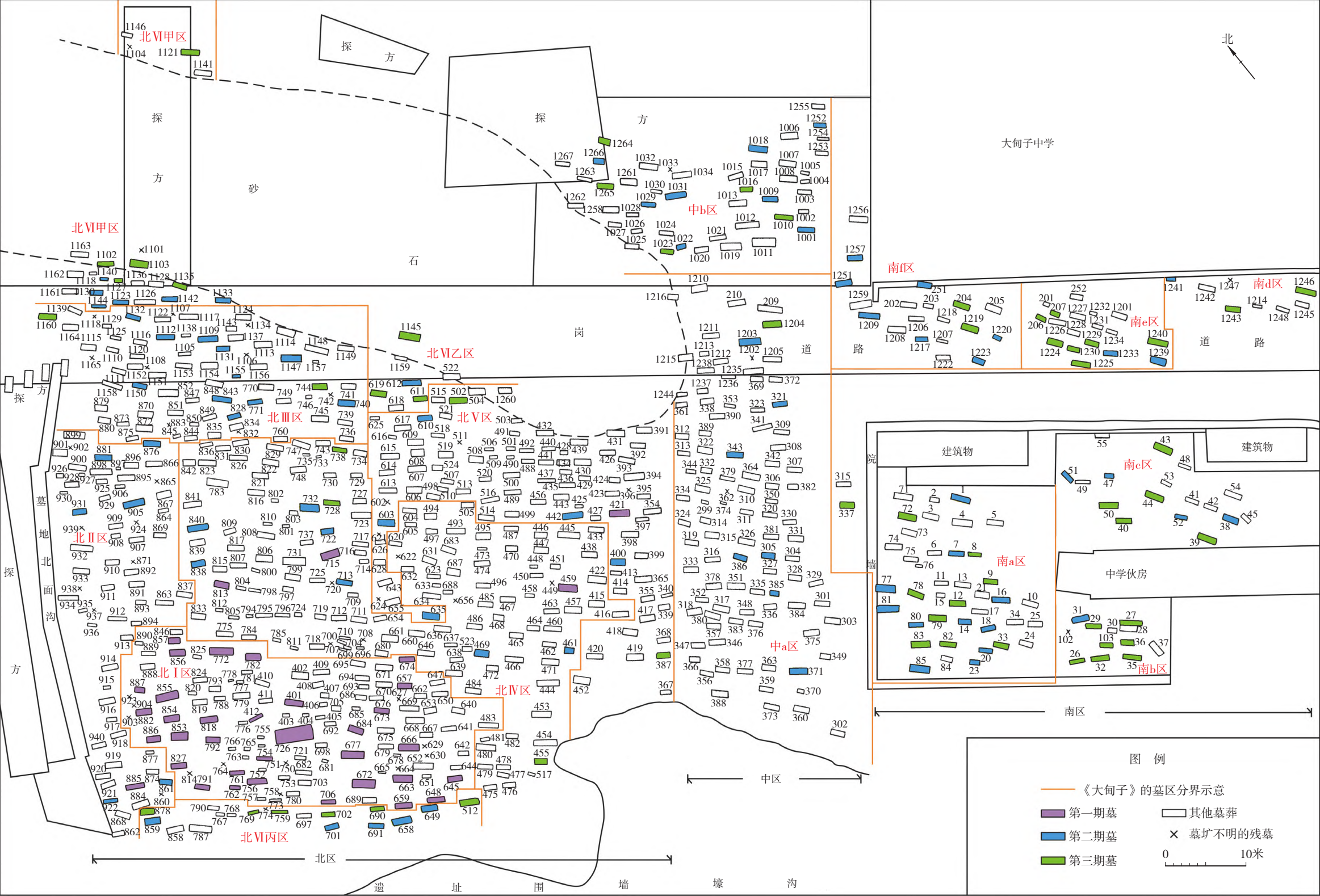
与第一期墓聚集在祖茔不同，北区的第二期墓在其外围广泛分布。北区的第三期墓较少，绝大多数处于此区外缘地带，尤其是祖茔和砂石岗之间的地带，主要分布于北Ⅵ

甲、乙区的砂石岗西缘一线。《大甸子》将城子地遗址和祖茔之间的狭长地带划作北Ⅵ丙区，该地可确认的第三期墓甚至多于第二期墓。这些外围分布的墓葬，大致是为体现与祖茔的联系，而不得不在祖茔边缘的有限空间内安葬死者。此外，北区内整体墓葬密度大的原因，可能也与从祖而葬的传统观念相关。

无论是祖茔外围，还是北区的边缘，应都并存过不同的墓区。这些墓区如同M726、M715、M459、M421一样，也都会有1座最初用以定位墓区的至尊者的墓葬。砂石岗西缘旁的M612就是这样的大型墓葬，该墓属第二期，其所处的北Ⅵ乙区可确定定期别的其他墓葬则都属第三期。北Ⅵ丙区的M859亦如此，此墓属第二期，也是该墓区体量最大的高等级墓。

中a区位于北区的东南侧，遥对祖茔内死者的足端方向。但其与北区之间隔有一条狭长的空白地带，显示出与祖茔的关系较为疏远。此区可定期别的墓，除1座为第三期外，其他皆属第二期。但不少墓都出有本文未涉及的B型鬲，所以可能还会有不少的第三期墓。目前至少可以判明，中a区是在祖茔排满后新出现的一片墓地。此外，这里也分若干墓区，M371、M343、M1203为中a区少见的Ⅰ级墓，墓穴体量也明显超过这里的一般墓葬，墓主皆为成年男性，均属第二期，推测这3座墓可能也分别是某一墓区的“元墓葬”。

因受限制，中b区和南部诸区揭露均不完整。与中a区相同，这些区块可定期别的墓只属第二、三期。中b区和南f区的第二期墓多于第三期墓，南a区和南c区均是第二、三期墓的数量相近，位于南a区、南c区两侧的其他三区则以第三期墓为主。是知，南b区、南e区、南d区的多数墓当较中b区、南f区、南a区、南c区更晚，推测是在这四个墓区渐满时新设的墓区。这四个墓区或有一定



图五 大甸子墓地各期墓葬分布图（图内数字为墓葬编号）

时段与中a区并行，而南b区、南e区、南d区内多数墓葬的埋置应在中a区之后。

综上所述，对大甸子墓地内墓区经历时段的初步认识可概括如下。北Ⅰ区应为祖茔所在，期属为第一期。北Ⅱ区和北Ⅳ区、北Ⅴ区两区的大部分，应为祖茔外围墓区，期属为第一期较晚阶段至第二期。北Ⅲ区、北Ⅵ甲区、北Ⅵ乙区、北Ⅵ丙区，以及北Ⅳ区、北Ⅴ区两区与北Ⅲ区、北Ⅵ乙区邻近的部分，应为北区边缘墓区，期属为第二至三期。此外，中a诸区的期属为第二至三期。中b区、南a区、南c区、南f区诸区的期属为第二期较晚阶段至第三期。南b区、南d区、南e区诸区的期属为第二期较晚阶段至第三期，又以第三期为主。

四、墓地时长

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碳十四年代实验室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加速器质谱仪上对大甸子墓地的部分人牙、骨进行碳十四检测，发表了44座墓的测年数据（半衰期为5568年）^[27]。现结合上述分期略作讨论。

既然祖茔是第一期墓集中的区域，则北Ⅰ区已确认的所有第一期墓覆盖范围内，其他期别未明的墓大致可视为同一期。亦即被M645、M674、M857、M887、M791、M648这6座墓之连线环围的区域内，多数墓葬应属于第一期。此范围内有7座墓有测年数据，测试标本均是人牙。其中M667为距今 3325 ± 30 年，M671为距今 3330 ± 25 年，M703为距今 3340 ± 25 年，M726为距今 3330 ± 25 年，M754为距今 3320 ± 30 年，M818为距今 3345 ± 25 年，M853为距今 3265 ± 30 年。绝大部分测年数值落在距今 $3345 \pm 25 \sim 3320 \pm 30$ 年之间，只有M853的测年数据偏晚。

可确认为第二期的墓葬有10座墓的人牙经碳十四测年。其中5座墓集中在砂石岗

西侧附近的北Ⅵ甲区和北Ⅲ区中部，M771的测年数据为距今 3315 ± 25 年，M843为距今 3285 ± 25 年，M1109为距今 3335 ± 25 年，M1123为距今 3220 ± 30 年，M1131为距今 3330 ± 40 年。其他5个数据分别为：南a区西南部的M23为距今 3355 ± 40 年，南b区北部的M31为距今 3230 ± 25 年，南c区北端的M51为距今 3300 ± 25 年，南e区南端的M1239为距今 3210 ± 25 年，北Ⅴ区西部的M603为距今 3260 ± 25 年。以上测年数据中有70%的数据（砂石岗西侧之外的5座墓则是80%）落在距今 3315 ± 25 年至 3210 ± 25 年之间，比M853之外的第一期墓测年数值的下限更晚。

可确认为第三期的墓葬有6座墓的人牙经测年，M1121远在北Ⅵ甲区的砂石岗东侧，其余5座墓测定的结果是：南c区南部的M39为距今 3325 ± 30 年，南c区东部的M43为距今 3305 ± 25 年，南c区西北部的M50为距今 3330 ± 25 年，南f区东部的M204为距今 3190 ± 25 年，北Ⅵ丙区中部的M759为距今 3245 ± 25 年^[28]。其中M204的测年数值比第二期墓测年数值下限更晚。

总体来看，期别越晚的墓，测年数据越晚。祖茔内的测年数据高度一致，故可将距今 3345 ± 25 年作为度量大甸子墓地沿用时长的起点，而以第三期墓最晚的测年数据距今 3190 ± 25 年作为终端，估计已发掘800余座墓的大甸子墓地沿用时长应在205年之内^[29]。若按死者“平均预期寿命为28.28岁”^[30]的认识，推测当时两辈之间的岁差应不超过20年。即便保守估计，暂将20年算作亲子间的一般岁差，墓地从M726为代表的祖茔开始形成到南b区、南e区等最晚墓区的结束，此间至少也经历了7代人。

五、结 语

综合以上分析，基于《大甸子》的墓区划分，可将大甸子墓地形成过程推测如下：最

初形成的墓地是以北Ⅰ区为主体的祖塋，其后在大甸子亲属体多代相传的自然延续中，新设的墓域逐渐向东、南扩展，最后时段安置的墓葬只得分布在诸如砂石岗周边、中学伙房附近这些远离祖塋而被认为是最外围的地带。

以往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赞同大甸子墓地可能由若干个家族墓地组成”^[31]。大甸子诸墓区被视为并行共存的“各家族茕域”，它们在棺槨之等级、“随葬简约与丰厚”等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差别，“（诸墓区之间）的等级差……反映各家族在村砦中的社会地位不同”^[32]。而通过上述讨论可以明确，导致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应是墓区形成时间上的先后，和诸墓区的等级之别并没有多大关系。这些差异更可表明，制作传统明器的复杂工艺难以为继，繁缛的埋葬礼俗益趋衰没，也折射出这一亲属体在衍进的道路上与昔日的成规旧习渐行渐远的嬗迭过程。

注 释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 [2] a. 刘晋祥：《大甸子墓地乙群陶器分析》，见《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 b. 刘观民、刘晋祥：《苏秉琦先生与大甸子》，见《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 c. 郭大顺：《大甸子墓地初析》，见《古代文明》第2卷，科学出版社，2004年。
- d. 郭大顺：《大甸子墓地玉器再分析》，见《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论文集》（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
- e.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精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
- [3] 此类著述主要见于高校的研究生学位论文。

- [4] 同[2]c。
- [5] Rowan Flad, Ritual or Structure? Analysis of Burial Elaboration at Dadianzi, Inner Mongol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Vol.3, 2001.
- [6] 秦岭：《类型价值（Type Value）与墓葬价值（Grave Value）——介绍墓葬研究中的一种量化方法》，《华夏考古》2007年第3期。
- [7] 吴瑞满：《墓葬习俗中的性别角色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大甸子墓地为例》，见《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6年。
- [8] 彭鹏：《墓葬等级分析中一种量化方法的思考——以大甸子墓地为例》，见《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
- [9] 王含元：《大甸子墓地社会结构的再探讨——基于K-均值聚类方法》，见《古代文明》第14卷，科学出版社，2020年。
- [10] 据发掘报告，共出土陶鬲540件，其中A型陶鬲有390件。参见《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69页。
- [11] 《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70页。
- [12] 同[11]。
- [13] 器物照片见《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图版一八-3。
- [14] 这些器物的线图或照片分别见《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图九三-2，图九四-9，彩版五-1~4，彩版六-2~4，图版一七-1，2，图版一八-4。
- [15] 《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85页。
- [16] 同[2]c。
- [17] a. 这些器物的线图或照片分别见《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图四六-1，图八八-5，图八九-4，图九〇-6、7，图九一-6，图九二-8，图九五-11，彩版一二-1、2，彩版一三-1，图版三四-2、3，图版三五-6。
- b. 并非发掘报告中所说的“乳丁纹罐”和“弦纹乳丁罐”。参见《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88、362~409页。
- [18] 《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73页。
- [19] 这些器物的线图或照片分别见《大甸子——夏

- 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图四〇-12、图九四-4、图版二九-2~4、图版三〇-1~4。
- [20] a.同[2]b, 器物线图见图三-1~5。
b.同[2]c, 器物线图见图一-1。
- [21] M612出土的4件假圈足陶罐在发掘报告中被分为Ⅰ型, 但以前述假圈足的形态进行分式, 则将其归入本文所分的Ⅱ式。此外, 墓葬登记总表二中将陶假圈足罐M7:1归入“Ⅱ型2式”。该表共登记了“Ⅱ型2式”陶假圈足罐60件, 但文内介绍此式罐只有58件, 两处数据不统一, M7:1陶假圈足罐很可能是“Ⅱ型1式”的误录。参见《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85、362~409页。
- [22] 《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100页。
- [23] 器物照片见《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图版四五-2。
- [24] 据发掘报告, 乙群陶器中罐有6件, 其中4件发表了线图或照片。另在1篇研究文章中用到该遗址1件乙群陶罐的线图, 发掘报告中未见该图, 推测其即M1204:2陶罐。还需要说明的是, 该研究文章中称“大甸子墓地的乙群陶器, 有30多件, 出自15座墓中”, 区别于发掘报告记述的“乙群陶器……可确认的有12件……见于11座墓”, 可见大甸子墓地乙群陶器的数量尚待核实。参见以下文献。
a.乙群陶罐的线图或照片见《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图五三-1、2, 图版四五-1、2。
b.同[2]a。M1204:2陶罐的线图见图一-7。
- [25] 《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208页。
- [26] 《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207页表一八。
- [27] 宋殷等:《大甸子遗址的绝对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2022年第12期。
- [28] 20世纪70年代, 曾以常规法对M759出土的朽木进行碳十四测年, 半衰期为5568年, 所得数据为距今 3320 ± 85 年。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反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六)》,《考古》1979年第1期。
- [29] 发掘报告推测大甸子墓地的时间在150年左右, 与测年数据距今 3345 ± 25 年至距今 3190 ± 25 年之间的差数也很接近。参见《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208页。
- [30] a.潘其风:《大甸子墓葬出土人骨的研究》, 见《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附录一。
b.近年来, 李楠调整了大甸子墓地0~10岁死者的数量, 并据“区域模型生命表”得出“大甸子墓地总人口的平均寿命约为24.12岁”的结论。然而正如李楠所言“(区域模型生命表中的死亡模式)并不能涵盖人类历史上所有人口的死亡规律”, 故此结论仍存疑。参见李楠:《“区域模型生命表”在古人口学中的应用》,《人类学学报》2019年第38卷第1期。
- [31] 同[7]。
- [32] 《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第223页。

(责任编辑 李 朵)

本期要览

广西柳州市凤岩遗址2023年发掘简报 2023年,对广西柳州市凤岩遗址的发掘,遗迹有墓葬、用火遗迹,遗物有石器、陶器、骨器、蚌器、动植物遗存等。遗址至少包括三期遗存,从早到晚分别以细小燧石打制石器、砾石打制石器及夹砂陶片为代表。年代为距今42000~8000年。该遗址的发现有助于构建当地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研究华南地区早期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等。

昆明市晋宁区河泊所遗址上蒜一小地点HJ4的发掘 2021~2023年,在河泊所遗址上蒜一小地点北发掘区的古河道内发现多处灰烬堆。其中HJ4沿河岸坡地分布,出土遗物有封泥,陶建筑构件、容器、纺轮、弹丸,铜钱及石器等,应为官文书集中焚毁场所,年代为新莽至东汉中期。带文字封泥等遗物实证了该地点为益州郡郡治,也有助于研究两汉国家管理与云南职官制度等。

吉林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西区2020年发掘简报 2020年,对磨盘村山城西区两处人工修筑平台的发掘,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小型房址、灰坑等遗迹,遗物有陶质、瓷质、铜质、铁质、玉质、石质的生产、生活用器及建筑构件。平台年代在金代末期至元代初期,大型建筑基址应为东夏国的官府或宫殿。此次发掘有助于研究该遗址的聚落布局及东夏国物质文化面貌等。

全球山地考古视野下青藏高原史前人类的拓殖 综合考古学与基因学的相关研究,梳理和探讨了史前人类拓殖青藏高原的历史过程。对比阿尔蒂普拉诺高原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相关材料,认为狩猎采集人群在更新世与全新世早期已经终年生存于高原内陆,驯化经济显著推进了高原人口的大规模拓殖。而高原文明形成于狩猎采集孑遗人群与外来人群长期的交流互动。

大甸子墓地再研究 通过对大甸子墓地出土鬲、罐、鬻、爵等部分典型陶器的类型学研究,结合其出土与组合情况,将墓地的180座墓葬分为三期。依据墓葬分期及其空间分布,揭示出大甸子墓地各墓区的形成时间先后,及其历时变化情况与原因。结合碳十四测年结果和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推断大甸子墓地的使用时间不超过200年,使用人群至少有7代。